

為我們開啓一扇窗戶¹

管中閔

(原載於 2005 年 8 月 6 日香港信報財經新聞，文化書評副刊)

邁入新千禧年後的世界是一個變動頻仍，充滿各種可能的世界。在世界許多地區，不論政治或經濟上，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結盟合作，也有不同程度的競爭與對抗。新的國際政治版圖和新的國際分工體系正在逐漸成形，可誰也說不準這些變動最後會出現什麼結果。

邁入千禧年後的台灣內部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震盪。執政多年的政黨，以及伴隨它的黨國體制已然退出舞台，而新的威權正在浮現，逐步重塑台灣政治，經濟與社會的各種指標與尺度。可是相對於世界的變動，整個台灣對外卻似乎顯得手足無措。一方面在國際政治中四處衝撞，卻無法突破；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自我設限，而被正在形成的新經濟體系推擠到邊緣位置。

台灣既無法向外，只好全力對內。選舉時強調的不外乎國族認同的議題，經濟上則透過各種政府支出勉力維持景氣的局面。而在此同時，一向是台灣人民藉以認識世界的媒體也從國際退卻。媒體對世界各地的新發展幾乎都視若無睹，國際新聞早已退居次要，甚至付諸闕如。平面與電子媒體充斥的不外乎陳腔濫調的政治話題，雞零狗碎的社會事件以及名人八卦。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無所選擇，也無從逃避，只能坐困愁城。

其實台灣人民所寄望於媒體的，不過是希望媒體能為他們開啓一扇窗戶，讓

¹ 原為遠景出版社林行止先生文集序，後因出版不及，另以「開一扇窗，透進涼風」為題，略經改動後載於 2005 年 8 月 6 日香港信報財經新聞，文化書評副刊。

他們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聽到外面的聲音，也藉此檢視自己的定位與未來。從這一點來看，香港比台灣幸運多了，因為香港還有信報，而信報一直有林行止先生的文章。

我初次拜讀行止先生的文章是在八十年代中期。彼時我方就讀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系的博士班，卻很幸運的認識了文學系的鄭樹森教授。樹森教授望重士林，交友遍天下，台港二地為他按時寄來各種報章雜誌，他閱後隨手轉送給我，使我也得以遙知遠方的一切，有時竟渾然忘記自己還身處異國。就是從這些轉送的香港報紙上，我首次讀到了行止先生的文章。

在眾多文章中，我受益最多的還是對經濟問題的評論和分析。我自己主修經濟，但卻因專攻經濟計量方法，對於總體（宏觀）經濟的許多觀點與理論雖曾涉獵，有時卻不免感到隔閡。這些文章於是為我開啓了一扇窗戶，讓我在無休止的數學統計符號之外，也有機會窺見自己專長領域之外的經濟知識，並且理解如何將抽象的書本知識與現實的經濟情勢加以連結。此後多年，行止先生的作品始終是我閱讀的最愛。

此次遠景再度為行止先生結集出書，使我有機會完整的閱讀其近年的文章。文集以香港為中心，但是視野開闊，對世界各地如美國，歐洲和海峽兩岸的政經情勢亦多所論及。撰寫經濟評論其實並不容易。若無數據佐證，所論往往流於空泛；而數據過多時，文章又不免乾澀乏味。行止先生則輕鬆出入於各種數據和理論之間，條理分明，又復娓娓道來，既不使人覺得理論高不可攀，也不會因為數據而使人望而卻步。這些文章將讀者帶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高度，俯瞰之下，各地複雜的經濟現象與變動，於是清楚呈現。只此一端，已見行止先生的功力勝過此地許多經濟論者多矣。

文集之中最能顯示行止先生腹笥極廣的，就是介紹不同的經濟思想，及其對現實經濟影響的文章。行止先生行文縱貫古今，橫跨中西，所論者又有許多為一般人所忽視的想法。掌握這種性質文章的分寸最難，太過簡略則僅能觸及皮毛，讀者無法窺其堂奧；一旦專門就難免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，讀者因此望而卻步。行止先生對這些思想顯然瞭若指掌，所以能夠擇其精華，要言不繁，深入淺出的勾勒出完整的思想藍圖。即使對於具有經濟專業背景的讀者，相信也會和我一樣，讀來覺得津津有味，眼界大開。

除了經濟分析，文集中對各地政治與制度亦多所評論。文章中清楚顯示，行止先生對於政治的評論是以民主與自由做為核心價值；過去如此，九七之後亦然。而論及政治，又不能不談到政治人物。行止先生筆下對人物雖有褒貶，但總能就事論事，不帶火氣。論事能不因時移勢易而改變，論人而能無所偏廢，正見行止先生作為媒體評論者應有的公正。這些年來在台灣，看多了政治與媒體人物的快速「變臉」，我對此感受殊深。

行止先生文章如今結集而在台灣出版，便為台灣讀者開啓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戶。讀者只要願意走到窗邊，應該可以感受到涼風習習。在悶熱的台灣，我們需要這扇窗戶，也需要這份涼意，因為許多人都和我一樣，希望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世界，因為那兒才有我們的未來。

廿年彈指，我由一位初窺經濟學殿堂的學生，早已變成一位經濟領域的教授與研究者。身份不同，但對行止先生文章的喜愛卻並未改變。替這本文集寫的這些字，當然不足以增色，但求不使文集失色，於願已足。

謹以此代序。

管中閔

2005 年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